



陰德錄



坤侍中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柱州驛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李右司濬字德淵冀州信都人父超為禁軍卒

嘗從潘美外戍主刑刀每行刑超必徐之至美

怒解多有寬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

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歿十年貧不克葬

甫皆葬之。

吳節使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所全活甚衆。其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王朝散覲。知成都府。府無閑田。中下之家無葬地。多用浮屠法火化。覲委官錄未葬者萬餘。得官地。奏為墓域葬之。並出本朝名臣傳

泉州同安主簿蕭涉。二男。長曰注。次曰伯英。府君臨終之夕。呼二子。囑之曰。昔為獄官。有陰德於人。吾聞有陰德者。其後必大。汝等當力學。圖

富貴。以大吾明。二子果皆擢進士第。注今為西上閣門使。廣南西路安撫都監。知邕州。伯英祕書丞。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常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為父犯大

辟。通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備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為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逝。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征伐。凡降四國。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諾子皆賢。瑋。琮。璨。繼領旄鉞。其後少子玘。追封王。壽實生。光獻慈聖太后。輔佐仁宗。母儀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王生。享三壽。

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
以及此

查道淳化中赴舉之資用干諸親舊得數萬緡
偶於旅次見一女子甚端麗詢之故人之女也
道乃傾囊擇謹厚婿嫁之是歲道雖罷舉次年
登科其後位至侍從已上出皇朝類苑

叅政吳文肅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
為致名宦彭年客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稟
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
者為畢嫁娶又以錢二十萬買田北海號曰義

莊以贖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
諸子無宅以居烏乎可謂篤義君子矣

翰林學士曾文昭公肇元祐士大夫再以致
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
是游魂枯魄未被聖澤請如寇准曹利用故事

還其所奪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祖宗朝
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
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

謹出皇朝名臣
言行錄

秀州教學老生姓張名甚學業不甚精頗有信
行里人服之忽有一商旅途中抱疾甚困憊投

宿于張生。張詢其來。但能言其名氏鄉里。云聞君信義。餘已不能言。而斃張闕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孥。護屍持金而歸。後生子師中。一舉擢進士第。登朝。帶館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卒官。噫。不欺心隱。則享報如此。豈

王氏談錄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贖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罏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率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

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貨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

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
繕補。又隆冬苦寒。蠲舍繕仍月屯田。公晚得一
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
為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皇祐元年
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父毅夫也。皇祐五年
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
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並出塵史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時莊
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
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

少年女奴。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人。
首飾服用無慮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
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
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日之媵也。
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媵齒
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
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慈
然其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哀。奏
遷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着首
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復顧予人。必當送

府劾罪。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莫取骨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珪鎮并州。以官鑑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並出倦遊雜錄

魏泰云。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其地之穴處。慟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

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刺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

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夫。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上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賙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並山東軒筆錄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出通水燕談

曾魯公公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一夕聞旁舍泣聲。悲甚。詰朝過而問焉。旁舍生頽視左右。歎歎久之。曰僕頃官于某所。因某事負官錢若干。吏督之急。無以償之。乃以其女鬻於商人。得其直四十萬錢。今去有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

曰謹勿與商人。吾欲售之。旁舍生曰業已書券取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而火之。彼不可則恐之曰吾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中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若於水門之外。旁舍生見商人如公指。商人果不敢爭。至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乃知公去已三日矣。其女後為士君子配。出曾魯公軼事

呂文仲歛人。為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鞠曹南獨民趙諫。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劉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為人。密籍姓名。俟舉選對駁之日。斥之。未晚。真宗從之。出王壺清話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為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側之。祝夫人曰。願知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至其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知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

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間之。感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出湘山野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棄

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駟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出泊宅編

王晉公祜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祜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言。祜徑趨出。祜至魏。得彥卿

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朋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者。須做二郎。乃文正公旦也。祐素知

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出邵氏聞見錄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隲。至禽虫皆蒙其惠。將食則百鳥飛鳴於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謂之曰。爾有陰德及於一切。然壽命短促。以此當延。宜勉為之。後果至九十九歲。曾無疾苦。出古今類事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分謀安集。上䟽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

紫綬象笏者。以一綵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云。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朔日命吏請黃君。戒令止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告之。且問黃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糶。民或艱食。即以元願有所補。乖崖嘆曰。此公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坐。索公裳拜之。

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蘆葦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賄掠盡之。公知其寃。謂盜曰。盍訴寃。吾為直之。盜果稱寃。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獲盜。公因罷歸。掾尉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書曰。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輒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

今公壽已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孫官學益盛。而掾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輒對則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掾尉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訖。州委錄參鞠之。其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劫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竊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

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其一且遂至。咸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遠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其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

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為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錄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論。

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柰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為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大夫多不盡意于此而致死者寃不得伸亦豈能無累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准單肇罕准之子珪為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之報歟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

無禍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買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官負携來修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為幽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

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是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為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

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

臨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止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白於朝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象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無子。一日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於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男子。後果生五子，皆登第。豈非仁人之言，其利博造物者亦厚其報歟。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爇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
晉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灾福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已上出樂善錄。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蓆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實以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座。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自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座。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投商。府尹使中分

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已為
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
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
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
冥府。立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
呼曰。為他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
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
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
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

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
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秤。吏舉簿。寘
東。秤。秤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
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
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
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
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
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寘西。秤。秤亦壓地。而東
。秤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鷲亂
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

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言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負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趣郡。偶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

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鳴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人。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夢已先定也。已上出夷堅甲志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叅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保五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

盡取達圭以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為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瘦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鬻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計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剡奏。但以舉者遷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體皆冷。喘息不屬。醫

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穀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篤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口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刻間。已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

疏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有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服事也。遂復前行。逆者先入門。出。引眾俱進。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

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邀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俄有吏抗。轂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

吾至所司。遙見吳邀。倚校於簾下。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搢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

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
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語

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

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

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

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

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未必同也。遂

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

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讓諸

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

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

也。凡人冤鬼。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

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呼

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

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燕將

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

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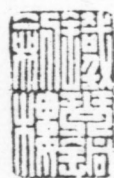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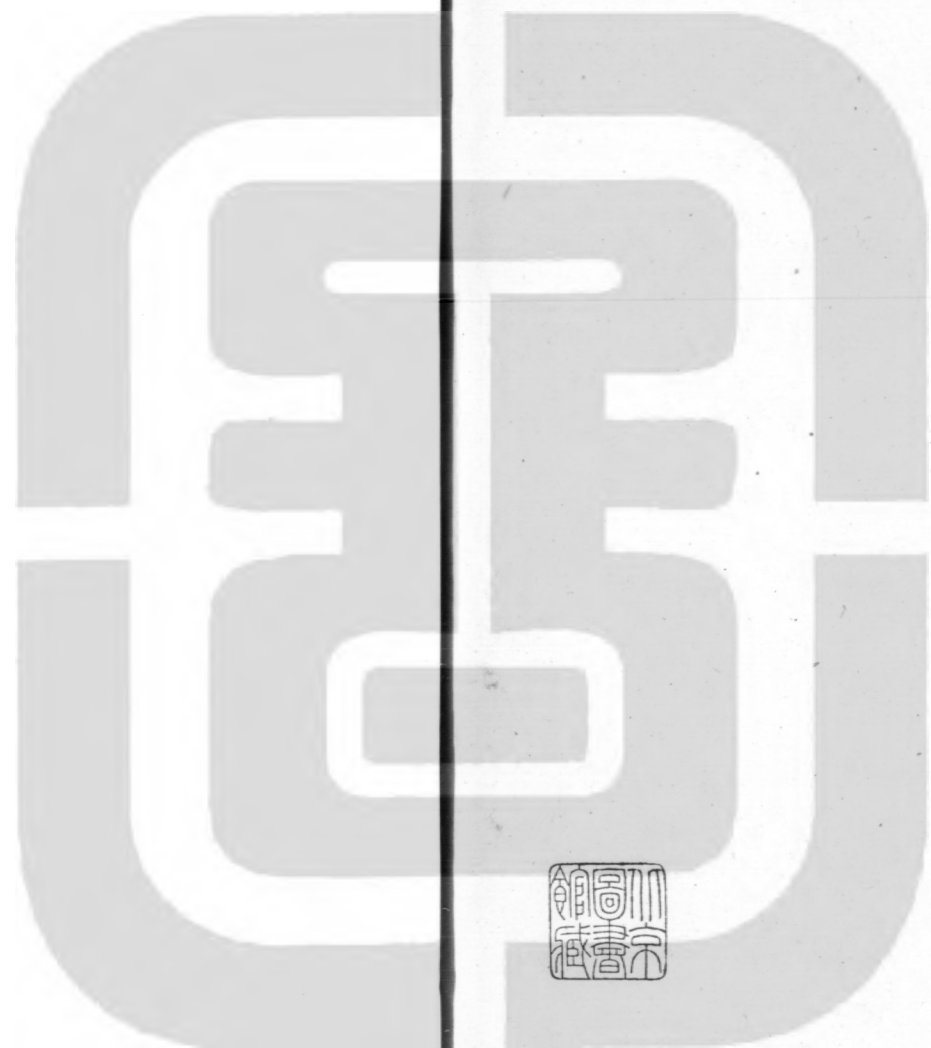
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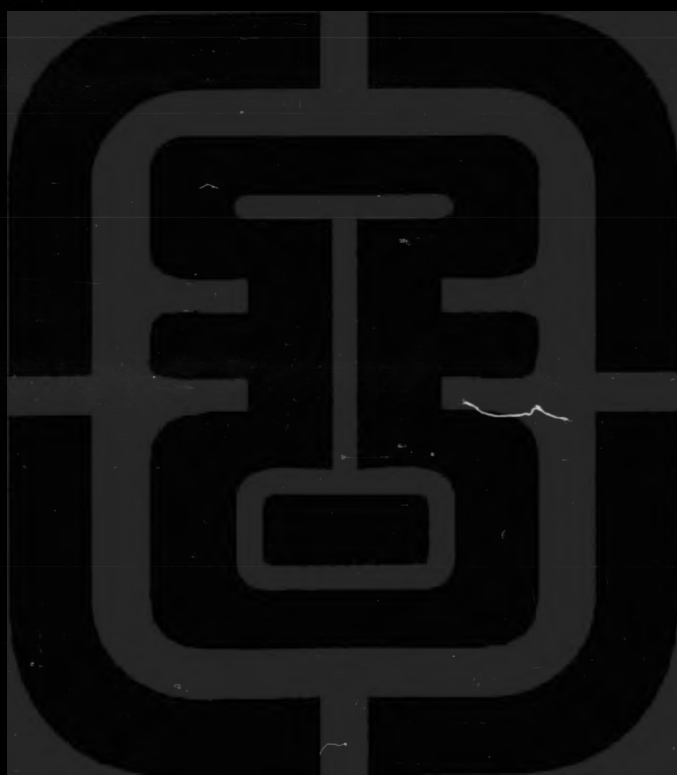
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

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

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乃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鞠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舡。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魁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

百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和





5